

“炸馆事件”后我逼克林顿写道歉辞

3

名人自传



李肇星 著
中信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的第一部外事回忆录。

作者全面回顾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记录了与各国政要的私人交往、应对各种外交问题的丰富经验,并首次披露美国炸馆事件、“9·11”恐怖袭击、中美汇率博弈等重大外交事件背后的内幕。

【上期回顾】

基辛格和我都被“忽悠”去澳门做了一次演讲,基辛格建议我们把演讲费捐给汶川地震灾民。

在我担任驻美大使的三年里,最难忘的日子莫过于1999年处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这一重大事件。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科索沃地区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对南联盟发动空中打击。5月7日凌晨,从美国本土起飞的B-2轰炸机使用了5枚精确制导的重型炸弹,从不同角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他的爱人朱颖当场牺牲,使馆20多位同志受伤,馆舍遭到严重损坏。

祖国和人民愤怒了。中国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最强烈抗议北约野蛮侵犯中国主权、粗暴践踏中国尊严的罪恶行径,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承担全部责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义愤填膺的高校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严厉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暴行。

“炸馆事件”后,第一个和我打交道的美国政府官员是副国务卿克林,时间是5月8日晚。

他向我递交了北约关于“炸馆事件”的声明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稿。我说,美方对事件所作的种种辩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也是中方根本不能接受的。美方轻描淡写地把事件说成“意外事故”,而且没说过一句公开道歉的话,怎能不令中国人民感到气愤?

克林离开使馆没多久,美方就提出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紧急要求见中国大使,并说国务卿已在赶往使馆的路上。这很罕见,因为平时都是大使去国务院见国务卿。不一会儿,奥尔布赖特就来到使馆。

我没有马上出来,而是让何亚

非公使衔参赞与其周旋——我要等中国驻华盛顿记者赶到后再见她。

我出来见她时已是晚上11点半了,奥尔布赖特好像有预感,一见到我就郑重其事地提出,她今晚奉总统之命来使馆,只见大使一人,不见记者。

我心里本来就有气,听了她的话更不想给这位在联合国共过事的老朋友好脸色。我神情严肃,口气强硬,当即回应道:“你不见记者不是我的事,但你知道,在‘炸馆事件’里遇难的三名中国公民当中,邵云环是中国最大通讯社新华社的一位女记者,许杏虎是《光明日报》的年轻记者,他们的同行们能不关心这次事件吗?”

后来,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称,她同我告别后,一群中国记者挡住了她的去路,“严厉责问美国为何杀害他们的同事”。她见状退回会客室,后来通过手下告诉中国记者,她将发表一个简短声明,但不回答提问,记者可以摄像和拍照。

奥尔布赖特在声明中说:“我今天来这里,是要重申美国政府早些时候对中国人员在贝尔格莱德的死难所表达的深深歉意。我们并没有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意图。今天早些时候,我已经向唐外长发出一封道歉信,信中说我理解这一事件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的强烈情绪。我也与李大大使讨论了我国外交官在中国使领馆的安全问题。”

这是美国政府主要官员在“炸馆事件”后第一次公开表示道歉,是我们迫使美方在公开道歉问题上走出的第一步。

也许美国政府感到了中国政府

和人民的压力,态度慢慢发生变化。克林顿为了表示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月13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他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又明确表示:“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随后,我将带去的吊唁簿交给克林顿。克林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吊唁簿上写下了一句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签名后,克林顿对我说,他和美国人民都对这一事件深感不安,这绝不是美国和北约蓄意所为。他保证,美国将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被美国报纸知晓并予以报道。报道说,克林顿在吊唁簿上写了道歉辞,且附有照片为证。有家报纸添油加醋,评论说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美国总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写检讨。还有一家小报评论调侃道,克林顿给中方写的不是道歉信,而是入党申请书。

多年后,有人问及这件事,我告诉他们,我和我的同事从来没有对媒体说过这件事,之后也没有美国人就走漏消息一事找过我,真不知道是谁泄的密。大家都知道,美国泄密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除了与美国政府严正交涉,我和使馆还积极主动争取美国人民的理解和同情。

当时受《考克斯报告》(诬蔑中

国通过发射美国卫星窃取美国技术)的影响,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派的气焰比较嚣张,中美关系的气氛不太好。“炸馆事件”发生后,一向标榜公正、客观、“自由”的美国舆论有一些同情中国人民的声音,但总体上很“讲政治”,与美国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并未如实报道中国驻南使馆无端遭到袭击的惨剧,却更多关注和报道美国驻华使领馆受到中国民众“包围”“袭击”等情况。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需要把事实和道理讲给美国老百姓听,让他们去评判。

我知道,美国媒体不是那么好打交道的。也有同事好心提醒我:“李大大使,你上美国电视的谈话具体内容没有得到国内明确授权和答问口径,这行吗?要是出了差错怎么办?如何向国内交代?”但是为了做工作,我顾不了那么多。在短短的一周内,我分别接受了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电视台的访谈。

在一次宴会上,一位美国女士见到我开口便问:“我们美国说过对不起了,怎么中国还没完没了?我们炸了你们使馆,你们的大学生也砸了我们使馆的玻璃。我们错了,你们也错了。”

我回答:“你很有教养,阅历也丰富。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母亲,有没有孩子。你可以不回答……”听到美国女士说有孩子后,我接着说:“那好。假如你的孩子在自己的使馆无端地被别国导弹炸死,我相信,作为母亲你不会将孩子被炸死与个别人砸坏几块玻璃当作一回事,你同意吗?”

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曾国藩终于讨来古怪药引,医好程卜

9

历史小说



朱琨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历经两试落第,终于三甲得中。虽然与开始的希望相去甚远,只落得个同进士出身,但总算也是一条腿迈进了京师的大门,由此开启了他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人生……

纵观历史,曾国藩在一无家世背景、二无丰厚资金支持下,实现了人生逆袭,成就千古官圣的美誉,乃至死后百年仍荣宠不失。其为人处世的独到之处,值得每一个年轻人品读和借鉴!

【上期回顾】

宛姑为了不拖累曾国藩,独自离开。程卜得了怪病,曾国藩为他请医仙,路上遭遇恶人。

“且慢动手,贫道有话说。”伴着响若洪钟的声音,一个老道闪出身来,竟是广元。“善人且慢动手,贫道有礼了。”广元来到两个逃兵面前。高个儿暴跳如雷,操刀上前不由分说往下便砍,广元的人头落地。曾国藩心中一凛,只见落在地上的脑袋又端端正正地回到了脖子上。而那个瘦子兵已经成为一具尸体躺在地上了。高个儿兵吓得拔腿就跑。

“多谢道长相救!”曾国藩惊魂未定。

“此地不宜久留,善人还是请便吧。”广元颌首为礼,转身就走。曾国藩牵着骡子又重新上路。

一路快马加鞭,待月上中梢时终于看到海淀镇的界碑。一路打听终于找到陈勇家。隔着门就大喊起来:“陈医仙,千佛庵的性镜大师让我来寻你出诊!”陈勇打开门,面带疑惑,直到曾国藩拿出书信递上,才同意接诊。他们一路南下,进千佛庵大门时,已是卯初时刻了。

陈勇说着先到性镜面前打了个招呼,正色道:“大师,学生来了。”性镜点了点头。陈勇一番整治后,开出一个极为复杂的药方:“其他药材还好说,只是这未见三光之足月小儿之胎发恐难找寻啊。”陈勇抬头看看曾国藩道:“此人安危全系于你身上了。如用寻常手段,这胎发定难寻觅。只是我久闻太医院库中备有天下奇珍药引,你可想法去太医院一求。”

曾国藩摇了摇头,苦笑道:“我乃一介新人翰林,不识得太医,如何去太医院求来此引?”

就在此时,门外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伯涵,若是去求穆相可能得来药引吗?”曾国藩回头看时,

却是刘蓉从外面走了进来。曾国藩听了觉得有道理,便决定去见穆相。

虽然来的次数不多,但曾国藩早成了阖府上下的熟客,少顷就让他进去了。穆彰阿亲切地拉着曾国藩的手坐下,一起用餐。

曾国藩便把自己如何识得程卜,他又患了痲病自己去海淀镇请医仙等事情细说了一遍。穆彰阿听完后点了点头:“原来这程卜和吴竹如还有层亲戚关系。吴竹如做刑部堂官,官声甚好。他外甥的忙理应是要帮衬的,老夫也该出点力。只是涤生有所不知,这太医院虽然有行医权,却没有看管药品的权力;药都由太监到御药房取用,权力在总管太监手中。”“不知这位总管太监却是何人?”“总管太监叫刘琪,与老夫并无深交。如今贸然找他取药引,恐怕不太容易。”

曾国藩的心立时凉了半截,看来程卜确是医治无望。穆彰阿哈哈一笑,叹道:“我刚才话只说一半,虽然去御药房不容易,却还有一个所在能找到你需的药引。”“请穆相指点。”“既去御药房取药不易,我们何不去圆明园试试,那儿的太医倒是老夫的门生。”“原来圆明园也有药房?”“里面的药房虽然规模不大,但药品俱全,平时有儿名太监并一太医看管。太医叫孙全禄,是老夫的门生,你拿了我的手札去,他定能把药引与你。”曾国藩受宠若惊地接入手札,便匆匆赶到圆明园。

好不容易找到了这孙全禄,没想到他竟说:“不瞒曾大人,这足月胎发一味药引本是有的,只是前日贵主娘娘患了心火上涌的病症,遣人唤刘太医来写了方子,引子偏偏也是这味,刚刚用完还没去番库中

领来。既然穆相有话,那大人不妨明日再来,待我今日晚些时候去领了便是。”

从圆明园出来,曾国藩郁郁寡欢,只觉这一日一夜的辛苦竟是白费了。悻悻回到家里,见车夫正坐在车前抽旱烟,也坐下来。车夫见他心情不好,就问他发生了什么。曾国藩说完后,车夫大笑起来:“得亏相公也是饱读诗书的,殊不知这其中关键的由头么?”“什么由头?”“相公可看过《西游记》?”“看过啊。”“《西游记》里只因孙行者保着唐三藏去西天取经时不与看管经书的二僧好处,就恁地白跑了一趟。今日先生欲取药引实非寻常,那太医怎能轻易给你?”一席话点醒梦中人,曾国藩连忙在怀中摸出十几两散碎银子,正打算再去却被车夫拦住了:“你这十几两银子就要换出足月胎发么?那太医一年不知收多少‘人事’,恐怕你这钱出手就是最大的笑话了。”

曾国藩一愣,身上实在拿不出更多的余财来了呀,正自彷徨,车夫拍了拍他胸衣笑道:“这是何物?”曾国藩低头看时,才发现装有金银钗的首饰盒竟露了出来。“这盒子如此精美,想必里面的东西自可抵上几十两银子吧?”车夫问道。曾国藩捧出盒子,左思右想,决定去当铺换些银两。曾国藩把春燕给自己的金钗递了进去,当铺掌柜给了三十两银子打发出来。

曾国藩凑出五十两银子,又去找孙全禄,这回果然拿回了药引。陈勇用个碗把胎发点燃,瞬间屋里焦腥味四起,然后小心地把发灰收在碗里,用凉开水调匀,喂到了程卜唇边:“还不睁眼更待何时?”语气凌厉,把曾国藩和欧阳沧溟都吓了一跳。

跳。陈勇的药果然有效,没一会就听床上的程卜开始呻吟起来,好半天睁开眼。

此后月余,曾国藩和欧阳沧溟轮番替照顾程卜,眼看一日复一日地好了起来,二人都甚感欣慰。待到端午节之后,程卜已基本恢复如初,在京城最大的“福顺楼”摆了桌上等酒席感谢众人,众人吃得十分欢畅。

自此之后,程卜宛若变了个人一般,每日读书养气,不再轻易出庵一步。欧阳沧溟见此间事毕,曾国藩又要在京城少待时日才回乡,便携欧阳玉英欲先辞行返湘。曾国藩虽恋恋不舍,也点头同意。

这天,程卜雇了辆马车要带曾国藩去见自己的舅舅。曾国藩一凛,心想吴廷栋官职不大,却在官场声名甚好,自己早有结识之愿,这下可好了。胡乱思索中,车已稳稳停在一座破旧的院前。程卜刚喊了一嗓子舅父,就见一位中年人迎了出来。曾国藩见此人四十多岁,长得瘦骨嶙峋,衣衫破旧,猜想便是吴廷栋,忙上前行礼。吴廷栋拉了曾国藩,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道细线,请他进屋去坐。

曾国藩和吴廷栋相谈甚欢,晚间一个人告辞回庙里。在庙外遇见了穆彰阿府的管事老蔡:“老蔡,你怎么站在这里?”“曾爷,老爷让我来寻你,说明日午时让你去府中赴宴。”曾国藩一愣,心想穆相找到自己定是有事相商,只不知是何事。他搜出一个小银锭子,放到老蔡手里道:“最近穆相见皇上的次数可是勤了?”“嗯,确是比平日要多。”曾国藩没再多说,点了点头,然后拱手送他出庵。